

张爱玲·苏青·胡兰成

武器与素手

王一心——著

側看

民

國

側看
民國

黃山書社

武器与素手

张爱玲·苏青·胡兰成

王一心——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器与素手：张爱玲·苏青·胡兰成 / 王一心著. — 合肥：
黄山书社，2017.8
ISBN 978-7-5461-6687-2
(侧看民国)

I. ①武… II. ①王… III. ①张爱玲 (1920-1995) -
人物研究②苏青 (1917-1982) - 人物研究③胡兰成 (1906-
1981) - 人物研究 IV.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3207 号

武器与素手：张爱玲·苏青·胡兰成

WUQI YU SUSHOU: ZHANG 'AILING · SUQING · HULANCHENG

王一心 著

出品人 王晓光
总策划 董宁文
责任编辑 徐娟娟
装帧设计 观止堂_刘俊 朱璇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230071
印刷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数 260千
印张 18.5
书号 ISBN 978-7-5461-6687-2
定价 39.00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 (<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序

苏青、张爱玲、胡兰成同是现代文坛上的著名人物，各具过人的才华，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令人瞩目与引人入胜的作品，同时又有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方式……一句话，他们各自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各自走过坎坷曲折的道路，都曾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而他三人又属同一时代，一度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下，彼此之间还产生过千丝万缕的关系，诸如：苏青与张爱玲曾是闺蜜与文友；张爱玲与胡兰成有过一段婚姻；胡兰成将苏青视为踏青途中的一朵野花，苏青也曾将胡兰成当做“谋爱”（张爱玲语）的对象。实际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此要错综微妙得多。而在这复杂多变的关系中来看他三人，哪怕只是出于研究或欣赏的目的，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也可以发现极有兴味的东西。而实际上我们可以抱持更大的期待，即在这两女一男各方面的参差或反差的对比结果下，获得对他三人的新认识。

苏青、张爱玲、胡兰成虽都具备足够单独成其传记的素材，但本书无意将他三人的人生做完整的记叙，而只选择了一些可资比较的方面或片断，希望在寻找出的他们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显现出一些有意味的色彩来。

传记作品通常着眼于传主的主要业绩，而往往影响了对传主其人的足够关注，难免形成本末倒置的结果。本书则将传主其人性置于考

察的首位，其成就即如著述再如何了得，也不过是传主的一个方面。本书的三个传主，都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而他们又都身处特殊的时代，经历也就特殊，心理也就特殊，把这些特殊性挖掘而展现出来，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传主，更贴切地理解传主的思想及其作品，读者也同时可以从他们的人生中受到启示，得到些间接经验与教训，而如此对传主探究的过程本身，也是充满了意味而引人入胜的。

作者

2016年1月8日

目 录

序 / 1

祖辈 / 1

父母亲 / 21

求学 / 49

婚姻 / 73

刊缘 / 112

出走 / 128

三角 / 139

男女 / 166

互看 / 177

自传 / 194

周氏 / 203

幽默 / 216

唾雨 / 226

胆性 / 252

换笔 / 266

晚景 / 286

祖辈

胡兰成祖父且农且商，开有茶栈，是村里富裕而有地位的大户，胡兰成灵活机变有来由。

苏青祖父是乡绅，中过举人，外祖父是不第秀才，痴迷作诗，苏青灵秀从文非凭空。

张爱玲曾外祖父、祖父均是清朝一代名臣，外曾祖父、外祖父也是史上留名的官员，可谓全是贵族，张爱玲遗世独立有缘故。



胡兰成的祖父胡载元是开茶栈的，用机器加工茶叶，生意一度做得很大，“账房间及老司务”的日常膳食，每天的开销就要一千文（相当于购 50 斤猪肉的钱），胡村的大石桥也是胡载元领头捐款建造的。可见胡家当年在村里是数得上的富户。今日胡家老屋破败不堪，但仅从宅楼栏杆上精雕细刻的凤凰与松鹤图上，也可看出当年的确不是一般人家。

胡兰成的祖父死时，胡兰成的父亲才 18 岁。胡兰成没有见到祖父面，他只是对祖父开茶栈那般生意红火，“这种世俗的热闹至今犹觉如新”。他对民间与世俗的亲切感，不知是起于遥想祖父当年，还是受祖父遗风的影响。

苏青的祖父是鄞县名儒，叫冯丙然，字止藩，又作止凡，曾中举人。1902 年曾任村塾敦本小学校长，1906 年，当地在原鄞县书院原址改



胡家老屋楼上石栏杆上的浮雕孔雀，图案相当细致漂亮。



胡家老屋楼上石栏杆上的浮雕松鹤延年。胡兰成《今生今世》有言：“胡村进去十里有下王村，下王出财主人家，雕刻一张床费三百工。”

建鄞县县立高等学堂，冯止藩任校长。当时学校编制为单式 11 个年级，6 个学年，教职员 20 人，学生近 500 人。冯止藩被清廷委任为宁波府中学堂监督（校长）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他以宁波府教育会会长身份参加宁波各界会议，筹建宁波民团，支持、策应孙中山的革命党。民国成立后，曾任鄞县议会议长。他热心文化与公益，参与创办了《四明日报》，还曾筹建铁路，开办公立医院。

胡兰成在《谈谈苏青》里也说到苏青的祖父，说他“手上有几千亩田”。这当然是胡兰成听苏青说的。可是苏青没说清楚，当然更可能是苏青自己也没搞清楚。其实这许多田都是村里的公田，由他掌管。

而他自家的田地并不很多。冯止藩以其身份地位，在乡里自然是极受人尊重的。苏青在她的第一本作品集《浣锦集》的后记中这样回忆小时候在祖父身边的情景：

“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曰浣锦桥。在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桥边石栏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在悠闲地谈天。桥旁边有一家剃头店，房子是我家产业，剃头司务叫阿三，他见了祖父可恭敬，连忙端了张大木椅来叫他在店门前

1996年拍摄的浣锦桥。苏青的堂弟说，4年前将石板桥改造成水泥桥了。



2006年拍摄的浣锦桥。隔了整整10年再看浣锦桥，发现它已陈旧了不少，而桥旁却又加了不锈钢的栏杆。河岸也用石头垒了，水泥砌了，较之以前整齐多了。岸边人家也重造了新房。可是却不能不令人怀念十年前那“原生态”的绿色河堤、岸边的杂树以及破旧的房屋。



坐下，于是桥边的人都站起来了，问候我祖父，把一切里巷见闻都告诉他听，征求他意见，听取他的判断。他默默地捻着须，眼望着天空……沉着而和蔼的在答复他们了。他的声音是这样低缓，态度安详到万分，大家都屏住气息，整个的浣锦桥上都鸦雀无声。”

生长在封建时代，饱受传统教育熏陶的冯止藩，却是一个思想颇为开通的人。北伐胜利后，许多年轻女子都追求进步纷纷剪短了头发。苏青守旧的姑母常向祖父唠叨，说是世风变了，女孩子们都学坏了，头发剪得像鸭屁股似的。可是冯止藩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长头发梳起来原也麻烦，革去倒省事；甚至于连男女平等、男女同校、女子走上社会等他也都赞成，他只是不同意自由恋爱。

苏青的外祖父姓鲍，冯鲍两家结亲，可谓门当户对。鲍老爷是一个不第秀才——虽未考中举人，毕竟是个秀才。他不工八股，却爱作诗到痴迷的地步，与冯止藩是可以有共同语言的。而冯止藩也喜欢吟诗，甚至在他的墓碑上，还刻着他所作的一首诗的前两句：“一场幻梦醒何在，两个遗骸蜕此间。”很可能冯鲍二位老爷本即诗友。除了诗，两人还有其他相同的志趣，相同的见解，比如看待女子读书。冯止藩就主张女子应当识字，苏青的母亲则是读了师范的。

今人对苏青外祖父的了解，仅来源于苏青的笔下。苏青所知关于外公的一切，也全来源于外婆之口，因为她并没有见过外公，鲍老爷去世于苏青出生前12年。

苏青出生的老屋背山临水，共有10余间房屋。整个房屋分为前后两进，后进的正中是厅堂，厅堂的左右各有两间房间，分别为一间正房，一间厢房，正房与厢房之间有小弄相隔。外婆住在右边的正房，右厢房为女佣郑妈所住。左边的厢房作为佛堂，每逢初一及十五，外婆总要去烧香跪拜一回。隔着一个大天井，便是前进。前进的筑造与后进大体相仿，只是在左边正房的楼上，有一间房，那是外公的书房。

外公爱作诗，据说他在这间书房里，早也吟哦，晚也吟哦，吟出

满腹牢骚来，后来考不进秀才，牢骚也更加多了，脾气当然愈来愈坏。有时候外婆在楼下喊他吃饭，把他的思路打断了，他便怒气冲冲地冲下楼来，迎面便拧外婆一把，一边朝她吼：“你这……这不贤女人，动不动便讲吃饭，可恨！”如此次数多了，外婆便不敢叫他下来吃饭，只是叫用人把煮好的饭菜悄悄地给送上楼去，放在他的书房门口。等他一篇八股文或是一首律诗作完，自我陶醉之余，觉得肚子饿起来，打算下楼吃饭的时候，开门发现饭菜，便自喜出望外，也不顾饭冷菜凉，连忙自己端进去，一面吃着，一面吟哦作好的诗文。从此他便更不想下楼，吃在书房，睡在书房，早把老婆丢在脑后，就这样一直到死。对此，外婆自然是又气又恨的。

苏青的外婆只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外公因此在他去世前一年，花了120块钱娶了一位年方19岁的乡下姑娘作为二房。可是苏青的这位姨婆进门还不到一年，老爷子即患伤寒症撒手西归，姨婆也没能为他生个一儿半女。在那个吃饭穿衣还成问题的年代，姨婆满足于不必忍饥挨饿，于是就安心地与苏青的外婆相依相伴，共同生活下来。

苏青的外公早年也有过风流韵事，曾与一个女戏子相好，苏青的外婆知道后不免气得浑身乱抖，可是她却一点也不敢表露出来，不是怕惹翻了丈夫，而是担心被人家笑为吃醋。后来她自己终于想“明白”了，索性劝丈夫把那女戏子娶进门来，以使丈夫的心回归家庭，将那个“狐狸精”纳入视线范围，自己也可落得个贤惠妻子的名声。可是她心中的苦楚却无从宣泄，念经拜佛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希望修修来世的福气。然而外公最终却也没有把那女戏子娶进家门。在外公身后，家道虽算不上十分殷实，但靠着他遗留下来的山林、田地和房子，遗孀遗孤们的生活得以衣食无忧。

苏青原名冯和仪，“苏青”是成年后的笔名。苏青出生时，姨妈已在一年前去世；外婆在外公身后为养老计，领养了一个儿子，那位

舅舅在成家前就被送到城里去学做生意。所以苏青出生后，外婆家的那所古老大屋内，清一色地全是女性，共有五个人：外婆、姨婆、苏青、瘪嘴奶妈及做粗活的佣人郑妈。苏青在襁褓中就不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一引就哭，一逗就笑，半夜三更也要人抱着走动。苏青在很小的时候就隐约显示出语言天赋，说话很早，六七个月光景就会开口喊妈，到了两周岁时就更不安宁了，终日咿呀作声，到了半夜里还不肯灭灯，不然就闹，喜欢同奶妈并头睡在床上指着夏布帐上的花纹喊：

“兰花，梅花，蝴蝶！”

苏青小时候也很贪玩。每天晚上，外婆临睡前，都要叫郑妈在前面举着烛台照路，她则跟在后面搀着苏青巡视家中各个房间。有时苏青拉住外婆不肯进屋，要站在天井里看星星，一个劲地问牛郎织女。外婆若被问得不耐烦了，就会指一指楼上外公的书房，吓唬她，说再不去睡觉，外公就会来拧她。

外婆曾对苏青说：“你外公临死的时候，还不肯离开这间书房哩。又说死后不许移动他的书籍用具，因为他的阴魂还要在这儿静静地读书做诗。”外婆的话勾起了苏青的好奇心。在她6岁那年，有天外婆去寺庙里拜“焰口”（施食饿鬼的法事），因走时匆忙，把平日里须臾不离身的一根旱烟管落在了家里。苏青于是拿着旱烟管当竹马，又学外婆的样子巡视各房间，这就来到了外公的书房，结果被挂在墙上的外公光头画像吓着了，丢了烟管哭着跑下楼，郑妈从厨房里出来，听苏青只道“旱烟管……和尚”。晚上回家后的外婆听郑妈说，苏青在大门口被一个野和尚抢去了旱烟管而吓得发烧了。苏青病了半个月才痊愈，而外婆也因照顾苏青以及丢了宝贝似的旱烟管而得了“失魂症”，多日后直到旱烟管被找着病才好了。这是苏青闯的第一个大祸。

苏青断奶后，外婆常叫姨婆抱着她到处串门，在邻居的四婆婆、三舅母、长长太太等人中间被她们逗笑，吃她们给的雪团印糕。因为她不认生，小嘴儿会说话，被她们称作“小鹦哥”。当地有一首流传

很广的歌谣，是以外甥的口吻嘲笑好吃懒做的舅母的，苏青唱得十分溜嘴。因为外婆刚给过继的儿子娶了一房媳妇，母亲怕外婆和舅舅多心，不许苏青唱，可是也止不住。苏青的这位舅母不是贤惠之辈，颇爱搬弄是非，她悄悄教给苏青一些脏话，怂恿她去骂姨婆。

小孩子家听了只觉得好玩，便记在了心里。一次姨婆抱着她上山去采野笋，在回家的路上，苏青因为玩得很开心，便不知好歹地搂着姨婆的脖子喊道：“姨婆是小老妈！姨婆是贱婊子！”姨婆听了当然生气伤心，回家后向外婆告状，外婆不仅没有责怪苏青，反以姨婆跟不更事的小孩计较把姨婆骂了一顿。

舅母见了很高兴，又教苏青骂外婆是孤老太婆、断子绝孙。外婆从外孙女嘴里听到这么狠而准的毒骂，料到一定是有人背后教唆，追出儿媳，于是去责问。舅母本是个泼辣性子，便与外婆对吵。外婆一气之下，便命人把苏青的几个舅公和苏青的母亲都叫了来，要把舅母给休了。舅母眼见事情闹大了，吓得哭着逃回娘家去了，而她娘家的人以及苏青舅舅的生身父母又都急得纷纷前来向外婆求情……一大家子闹得鸡飞狗跳，不可收拾。

这件事虽是由苏青的舅母引起，苏青却是媒介，算是她闯得第二个大祸。尽管在外婆的庇护下，苏青并没有遭到更多的责备，但受过学校教育的母亲却觉得不能再让女儿这么无所约束、过分自由地在粗野无忌的乡村以及外婆的溺爱下生活了，她决定把女儿带到祖父母家去，让她在新的环境立些规矩。

苏青跟着母亲来到祖父母家，与爷爷奶奶叔伯婶婶及堂兄弟姊妹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按传统礼仪生活的大家庭，“虽然屋里住了这许多人，但绝不喧哗嘈杂。大家彬彬有礼，说话轻而且慢，轻易也不出房门；每天早晚都要到祖父母处去请安。黑压压地坐满了一厅人，却是鸦雀无声，孩子们也都斯文得很”。

可是野性活泼的苏青一去，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池塘，顿时打破了



苏青祖父家老屋一角，摄于1996年。



苏青祖父家大门，摄于2006年。

平静的局面。她的无拘无束百无禁忌，对生活得中规中矩的堂兄弟姊妹们是个很大的诱惑。她绘声绘色讲述乡下的山景野趣，使哥哥姐姐们神往不已，随之读书自然就有点心不在焉；年龄小一些的弟妹们则更糟，粗口也出现了。苏青自感成了众人的中心，不免更加得意，家里整天响着她粗野的声音。

眼见女儿把原本文静规矩的堂兄弟姊妹给带坏了，苏青的母亲深感耻辱，师范出身的她竟也用上了体罚。可是责打数次却总不见效果，直气得上火。

就在母亲对女儿束手无策的时候，祖父出面了。他把孙女叫过去与他们同住，并且每天讲一个故事给她听。苏青听故事时很专心，听过一遍就能一句不落地转述给其他人听。慢慢的，这些故事挤兑掉了她头脑中的乡村记忆，粗话也渐渐少了。于是祖父很得意地捋着胡须说：“我说这个孩子并不顽劣，都是你们不知循循善诱，她的造就将来也许还在诸兄弟姊妹之上呢！”大家长的这句话，不仅在当时使众人不敢再讥笑和小看这个野丫头，甚至对苏青的心理也产生了影响，所以成年以后她还记得祖父的这句话。

冯止藩因他在乡里的地位，远近人家若有个红白喜事，都要来请他去做点主大宾，常是由佣人毛伙撑船送去的。有一次两人迟迟不归，眼见天色暗下来，祖母十分着急，便带着苏青到河边去张望，终于看见他俩相互搀扶着，蹒跚着走来。原来毛伙在那人家多贪了两杯，回来时船也撑不动，冯止藩好不容易帮他把船撑进这条河口，眼看毛伙连橹也拿不住了，只好弃船上岸，走了回来。祖母赶紧上前，扶住毛伙另一边，往家里走去，苏青捧着毛伙带回的橘子跟在后面。

两位主人（其中一位还是举人老爷）架着一个醉酒的老仆夜归，这是多么奇特的一幅图画，这图画深深地印在了苏青的脑海里。苏青成年后淡化等级观念，在她的不少作品中，都有下层劳动人民相当感

人的形象。苏青对他们无不给予深切的同情，这些，当与幼时生活在祖父母身边所受的影响有关。

苏青对祖母的感情很深，成年后写过一篇散文《豆酥糖》，记述她儿时与祖母在一起的生活，非常感人。苏青的祖母在她的记忆里是个有着高挑身材、白净面庞、眉目清秀的老太太，可是她的牙齿坏得很厉害，这是她嗜爱甜食的结果。

祖母常跟幼小的苏青同睡在一张宁波大凉床上——总是与老伴分床而睡的了——床上挂着的蓝夏布帐子经年不洗，那白布的帐顶落满了灰尘；在床的内侧，架着块木板，那上面放着些吃的东西——以当地特产豆酥糖居多。每当夜里一觉醒来，她便在黑暗中摸索着吃那豆酥糖，当然这口福常常是祖孙俩一同享受的，如果苏青醒了的话。时间一长，床上便落了许多糖屑食末，却总也不肯掸掸干净，以至于人睡进去都常常有些沙沙作响。有时那豆酥糖屑粘在了苏青的小脸上或是什么地方，祖母发现了总要怜惜地把它小心取下来吃掉。后来苏青的父亲从上海回乡，对老太太的习惯很不以为然，为卫生计，特让苏青单睡小床。为此祖母竟有半个月不理睬儿子。

苏青对豆酥糖的态度几乎是二重性的：记忆中的豆酥糖充满了童年的快乐，是与浓厚的亲情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实中的豆酥糖却是与牙病联系在一起的。成年后在一次与记者讨论“科学育儿法”时她就曾以一种不大恭敬的口吻说道：“一般的母亲没有常识，就说我，从小长辈她们就常给我吃豆酥糖，所以现在牙齿弄得很坏，假如能采用科学管理，就不会这样。”

苏青先在敦本小学就读了一两年，而后随母亲到上海去与父亲一同生活。



冯家小学大门及校舍。在浣锦桥的西侧，原荆头店的斜对面，有一所村塾，叫敦本小学。苏青的祖父做过该校校长。该村庄1949年前属古林区塘埂乡，1949年后与别的村庄合并，属石碇镇，称冯家村，小学也随之改为冯家小学。当年苏青就在这里上学，不超过二年级，她就到上海去了。摄于1996年。

二

相较于苏青、胡兰成，张爱玲的家世最为显赫，可以上溯得更远，记载更多。张爱玲的祖父叫张佩纶，张佩纶的父亲叫张印塘。

在张爱玲的文字中，只见张佩纶，而不见张印塘。她似乎对祖父怀有特别的兴趣，早在上中学的时候从弟弟的嘴里首次听到祖父的名字就特别注意，追问“是哪个佩，哪个纶？”继而从张子静手里接过《孽海花》，又“急忙翻看”，寻找以张佩纶为原型小说人物。及